

《热血当歌》舞出《义勇军进行曲》诞生故事



舞剧《热血当歌》刚刚斩获2023年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由文华表演奖、梅花奖双料得主杨霞担任艺术总监,青年剧作家冯必烈编剧,国家一级导演李世博、马波任总导演,国家一级作曲杜鸣作曲。该剧讲述了热血青年田汉、聂耳、安娥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纸醉金迷,国家亦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遭受种种挫折之后,田汉、聂耳、安娥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用文艺为劳苦大众和抗日救亡发声,最终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奋起抗争。

《热血当歌》表现的是著名剧作家、词作家田汉,音乐家聂耳,与剧作家、诗人安娥的故事,巧妙地运用三场“戏中戏”,将《卡门》《扬子江暴风雨》以及《风云儿

女》三部作品串联其中。该剧导演之一马波说,《热血当歌》塑造的是三位艺术家的形象,但并没有把他们塑造得过于传奇,“我们希望回归他们的本真、生活的本真,把他们塑造成有个性、有风骨、有血肉的艺术。”于是,《热血当歌》在舞台的塑造上并没有使用鲜艳华丽的色彩背景,而使用黑白色为底色,让观众视线完全被舞者吸引,舞台上既有表现田汉与安娥相知的情谊,也有《四季歌》情境中尽显江南女子吴侬软语特色的群舞,还有表现打斗争场景的激烈舞段。

马波介绍,《义勇军进行曲》的运用当属《热血当歌》中的华彩,在田汉一声声“起来”中,《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将气氛烘托至最高点,让观众深深沉浸在高涨的民族情绪中。

(韩轩)

“陶瓷+文旅”玩转景德镇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指导并组织实施的“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陶瓷文旅文创专题)在江西省景德镇市举办。活动当天面向海内外同步直播,共有190万人次参与,其中境外观众95万人次,带动全市跨境电商销售额1800万元。

活动现场,8家文旅企业进行路演,集中推介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优质陶瓷文创产品和陶瓷文化主题旅游精品线路,并促成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与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景德镇陶博城有限责任公司与同程旅行、上海景域驴妈妈集团、去哪儿网,高岭·中国村与江西旅游集团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达成“引客入景”陶瓷文旅合作协议。

此外,本次活动在2023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下称“瓷博会”)现场设置“多彩中国佳节好物”专区,展示来自江西景德镇、江苏高淳、浙江龙泉、湖南醴陵、福建德化等国内知名产瓷区的260余件(套)陶瓷文创产品,吸引中外客商交

流对接。

依托“瓷博会”平台及其配套活动,景德镇以“陶瓷+文旅”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追寻御瓷印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来一场citywalk、到古窑民俗博览区近距离观赏窑火复燃……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和游客在景德镇沉浸式体验千年瓷都的厚重历史与创新活力。

据了解,“瓷博会”期间,景德镇充分利用网红打卡地、景区以及“夜珠山”等消费品牌,举办了名坊园·景德镇记忆文创集市、陶溪川春秋大集·秋集、陶瓷与美食夜间集市等60余场文旅消费活动,通过现代元素和传统文化相互碰撞的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带给人们消费新体验,激发消费新动能。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梅亦表示,将充分利用“瓷博会”等平台广泛开展文化和旅游贸易投资合作,大力扶持培育对外文化贸易主体和贸易基地,为推动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设计、中国风格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创意走向世界,积极贡献江西力量。

(《人民日报》记者 朱金宜)

确信和混沌间,故事发生了

余华原著、张艺谋曾想改编、朱一龙获得“金鸡”后拍摄的第一部作品、五年四度入围戛纳的90后新锐导演、平遥影展一举授予“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奖、犯罪悬疑片的外壳……用网络流行语形容,《河边的错误》“buff叠满”。但真正让影片热度冲高并破圈的,是映后一拨拨观众在这个开放式结局、“没有答案”的故事里对“真相”的求索。不夸张地说,片长102分钟,人们在映后掘地三尺寻找答案的时间也许数倍于此。

解读式、解谜式观影催生好奇心,好奇心进一步催动消费。该片上映6天来,票房约1.45亿元,超370万人次观众买票一探究竟。无法在电影终结那一刻得到答案的观众不解渴,继续求解原著。于是,当当网上,余华写在1987年的中短篇冲上了小说飙升榜、热搜榜前排,还超过所有文学类作品,跃居畅销总榜第三。

网上四散着“看不懂”和“看懂了”的争论。作家微微一笑,“观众的视野是从四面八方来的,都非常重要”。当数以百万计的观众调用个体经验去解读影片,可能恰恰形成了与电影内容的互喻——确信和混沌间,故事发生了。

余华的“陷阱”

“《河边的错误》并不好改。”随着电影上映,往事被反复重提。1988年,张艺谋本打算买下小说版权,但和余华探讨了四五天,依然没有眉目,遂接受了作家推荐的另一部小说、彼时尚未出版的《活着》。此后20多年,改编过铁凝小说《红衣少女》的导演陆小雅也买过版权,同样没有成片。

余华坦言:“说实话,《河边的错误》你读第一遍认为改编起来不是很难,实际那是一个陷阱。”

《河边的错误》写于1987年,翌年发表在杂志《钟山》第一期。27岁的余华在这部作品里,对“叙事空缺”、反侦探类型写作、荒诞现实描写等方面展开了文学意义上的探索。

故事开头,小镇河边发现了幺四婆婆的头颅,刑警马哲反复到河边寻找真相。然而调查进行中,安静的小镇接连有人死去,诗人、理发师、孩子……警队一直将嫌疑人锁定为“疯子”,但精神病难以定罪的现实让马哲“不甘”接受这个结果,他“确信”连环谋杀案远非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可在寻凶过程中,语无伦次的钱玲、闪烁其词的王宏、“主动”领罪的许亮,甚至连马哲也让读者怀疑,一片混沌里,似乎每个人都有嫌疑,而他们之间也在相互猜疑。直到马哲用一种荒诞又疯癫的方式——让自己成为疯子,了结了这串离奇死亡事件。

看似悬疑刑侦,但作家不但不去回答“谁是凶手”“证据是什么”“动机何在”“犯罪过程怎样”等类型化问题,相反,他刻意隐匿证据、模糊证词,设置众多扑朔迷离的人物、人心,干扰马哲和读者的思维线索。原著中古怪又模糊的人物群像、无解的人性困境挣扎,加之冷暴力的叙事风格,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嘲讽意味的荒诞世界。

小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改编后,电影的第一版英文名“only river knows”(只有河流知道),正式公映时改为“only river flows”(只有河流继

续流淌),一个单词之差,切中余华的观点:“艺术家只能来自于无知,又回到无知之中。”没有真相,只有人性;没有结局,只能体会。“我在描写一种生活。”余华说。因此,当读者和观众跟随文本或影片里的追凶过程去求甚解,就像是掉入了一场循环的“陷阱”。

改编过程中,魏书钧也跌落“陷阱”很多次,十七八稿剧本,大的方向调整就有四次。要不要做纯类型片,要不要埋下伏笔讲清楚所有非理性的行为底色是什么,他和编剧康春雷在混沌中打转。直到有一天,魏书钧在看自己上一部作品《永安镇故事集》时才恍然大悟,那里面有段片段,导演对编剧说:“这个电影你不要理解,你要感受。”上一个剧本中两个角色的台词意外启发了新的剧本。从导演、编剧放弃刑侦、悬疑的类型,放弃证据链闭环时,才算从改编“陷阱”里爬了上来。

电影的“共创”

小说写于20世纪80年代,导演把故事移植到了90年代。身为90后的魏书钧,对90年代很多印象仍停留在表面,为此他和团队做了不少功课,在网上看那个年代的纪录片,搜集各种图片,美术和置景也收集了一些旧家具和旧衣服,搭出属于那个时代的场景。2022年末,中国电影金鸡奖在厦门颁奖,朱一龙凭《人生大事》赢得最佳男主角奖杯。颁奖礼后,演员从厦门直接前往江西南丰,《河边的错误》开始了。

在演员看来,故事里的刑警队长马哲始终像一双眼睛,记录和捕捉所有的事情。为更精准地诠释这个角

色,朱一龙提前到取景地南丰体验生活,又从一张余华站在雪地里的旧照找到扮相的灵感。45天的拍摄期,朱一龙为角色先增肥后瘦身,体重浮动范围近50斤。

身型变化之外,朱一龙看完了导演发来的20多集纪录片,一帧帧揣摩那个年代警察的工作状况。他还试图回到相应的年代、时空情境中寻找人物。他走进精神病院了解角色心理,每天穿着来自1990年代的旧衣服,“如果每天穿自己的衣服在县城里转,是很难融进去的,所以就想把戏中的服装穿成自己的。”把衣服穿成自己的,有几个兜,或者兜里放什么,一切细节宛如天成,不再需要现场临时设计。

道具精准,演员到位,加之全片用16毫米胶片拍摄的粗粳感,电影如期呈现出复古的迷离基调。从开场雨戏起,《河边的错误》就把观众带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集体记忆。南方小镇,天气阴郁,楼栋破败,遥远又熟悉的时空里,一桩桩离奇的杀人案,将真相的追寻者步步引入思维迷宫。那里是一个亦真亦幻、如梦如雾、模棱两可的世界。与其说马哲在那里破案,毋宁看戏,他触碰了一些难以启齿的真相,在影片制造的梦与幻觉中走到了更残酷的地方。

在影评人孙孟晋看来,电影最后交不交代凶手都不重要了,“而是离罪恶的真相这么近,谁都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噩梦。马哲的恍惚是时代给予他的一道冷光折射,朱一龙演得也好,河边的错误就是层层叠叠的遮盖,现代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沉默之书”。(《文汇报》记者 王彦)